



初學知要

中

古今
14
62

13
3083
2



13
3083
2

初學知要卷之中



貝原篤信編錄

修身

案生子以言忠信行篤敬慤慤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大謨

○篤信謹案是萬世心學之淵源只此十六字包

盡於無窮道理宜乎為大聖授受之心法也

敬義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

大公也

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

入道書之言曰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言文朱子曰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又曰此可以盡天下事祭虛齋曰直即心無私方則事當理真西山曰武王之始踐祚也訪丹書於太公而太公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器物以自警焉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

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實一道

敬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問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設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國語云慎德之守也左傳曰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荀子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敬勝百邪朱子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

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又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
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又曰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
有慢心事且趨於弊壞又曰拘迫則非敬也悠緩
則非敬也篤信曰要之在勿忘勿助長之間是居敬之節度也程子曰主

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自是以下說又曰整齊嚴
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魏莊渠曰整齊嚴肅莫是

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設妄動內亦不設妄思交養之道也謝上蔡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

謂之尹和靖曰敬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尹氏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旦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便著不得毫釐事非主一而何朱子曰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又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挽亂便是不容一物朱

子曰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又曰敬者

主一無適之謂或問敬當何訓曰是不得而訓也

惟畏庶幾近之又曰敬只是一箇畏字篤信曰合此數者而

見之敬之意義始明備矣朱子畏字之訓是勉歲之說於敬字其意最為精當濂味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復形容於敬心常在之言乃畏字之意也孫思邈亦曰慎以畏為本篤信竊謂敬德之守乃持心執事之則也敬則心有主而事不苟是以心存而理得故敬貫於動靜一於內外戒慎恐懼者常時之敬謂之省察存養慎其獨者動時之敬謂之省察盧玉溪曰

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為聖學之始終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

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

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
 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
 嚴肅是人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
 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
 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
 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
 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
 於禪定故有三綱淪九法數之戒○篤信謹案堯
 典敘述帝德首言欽字最先次之以欽若昊天敬
 授人時且平秩南訛敬致分命和仲寅饒納日命

蘇曰往欽哉命舜曰欽哉舜典稱舜德曰溫恭命
 刑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命契曰敬敷五教命
 伯夷曰夙夜惟寅又曰往欽哉又曰咨汝二十有
 二人欽哉以堯舜之大聖其修己教人之道以欽
 敬恭寅如此要之皆是敬字意而已湯王聖敬日
 躋文王敬止孔子曰修己以敬可見羣聖人之心
 法不出于敬之一字也學者豈可不拳拳服膺之
 乎哉

仁 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也又曰君子無終食
 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下同又曰我

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又曰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又曰人之為心其德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又曰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

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又曰百行萬善總于五常五常又總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少之何邪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又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又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

貫皆不屬己祭虛齋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亦當當一篇西銘○問

仁與心何異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又曰切脈最可觀仁又曰觀雞雛可以觀仁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朱子曰公在仁之先愛恕在仁之後問施與用如何分別朱子曰恕之所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

體認出來○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王觀濤云人誰無心如何說人心亡蓋心如穀種仁則其生理也若穀種無生意不成穀種了便是穀種亡穀種已亡如何生枝葉○真西山曰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吳臨川曰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幹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幹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篤信竊謂仁

者人心之生理萬善之根本故孔門之學以求仁為要學者須要識得仁字當將孔孟程朱言仁處熟讀精玩而體認之

仁義 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又曰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只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篤信竊謂

仁義者人道之大本猶天之有陰陽天無陰陽則造化之道熄矣人無仁義則倫理滅而人道絕矣與禽獸何異乎哉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集註曰己謂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又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子曰古人為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又曰克己固是學者急務又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己向前而已尚何問哉真西山曰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林希元曰視聽言動上若有一毫不當為便是非禮便是己私○篤信竊謂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身而有故身之私欲謂之己克己克身之私欲也不可把己字直訓為私欲克己復禮是兩件工夫朱子晚年之說如此克己而後又有復禮一層工夫譬如種五穀然雖既除去稂莠亦不可不加培養灌溉之功不可謂克己則

禮自復復禮者事事循節文也人身所為之事只是視聽言動而已此四者皆有箇自然之天則而所當為者即是禮也故四勿者克己復禮之目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朱子曰敬以持己說上恕以及物說下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又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又曰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雖不曾著力去克己然養來養去私意自是著不得又曰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告顏子底是殺賊工夫

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二條在學者則當並行不悖篤信謂克己復禮居敬行恕俱是為仁之方也此二章是聖賢傳授之心

法學者不可忽諸

求放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

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

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告子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

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

上達也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

心○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言身子朱子曰敬便

在腔子裏○篤信案上文既言仁人心也而受之

曰求放心故求放心者即求仁心之放失者也苟

非求仁心則雖求得其心復只存得一箇空腔子

耳與佛老之學何以異豈君子之所以為心哉求

仁則由義亦在其中矣故下文不復言義

擴充四端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

也端緒也此四者情也仁義禮智性也性在中而

情感物而發猶物在中而緒見外也故曰四端

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善端之發生日新不能自己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朱子曰此

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

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又曰人之一心在外者
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

忠恕

語論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里子貢問

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

衛靈公

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

諸已不願亦勿施於人 朱子曰盡已之心為忠

推已及人為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

之事也 侯師聖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

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 問忠

恕之別朱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

先立其大者

孟子曰此

耳目心

天之所與我者先

立乎其大者

大者指心

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小者指此

為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此三者皆天所以與我

者而心為大若能存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

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 荀子曰耳

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

心居中虛以治五官

指耳目鼻口形五者

夫是之謂天君聖

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

五官也

事天 仲虺之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說命曰明

王奉若天道泰誓曰惟天地萬物之父母易說卦

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孔子

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事天也如事親

所以致其愛也王石梁曰此二句非聖人不能言是故孝子成身禮記哀公問

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不嫌

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

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

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

行全故曰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孟子曰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朱子曰存謂操而

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胡敬

齋曰天與人以心性存養心性便所以事天如君

與臣以職事條舉職事便所以事君真西山曰

夫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

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他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

引孔子之言以為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祭義

真西山曰仁孝同源故孝必仁而仁必孝木不妄

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朱子曰見古聖賢

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篤信謹察古聖賢畏天奉

明太祖曰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以

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

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

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薛文清曰天地者
吾父母也凡有所行則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違
恤其他又曰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又曰敬天當
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
篤信竊案君子一生之立心全在事天地蓋能事
父母為孝能事天地為仁夫以天地為大父母而
事之以萬物為一體而愛之張子西銘所以發明
此道理也宜玩味而體認之或問儒者一生之事
業平日之工夫何事也予答之曰事天而已請問
事天之道曰仁而已為仁之道奈何曰有體用之
別存心養性者所以仁之體立也愛育人物者所

以仁之用行也是皆為仁之事而所以事天也篤
信嘗竊著事天地說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生民
之本也豈帝稟氣之初資其始生之功而已耶有
生之後覆載生育之恩亦係乎此也欲報之德奈
其罔極何生民不可不思仰其恩祇畏而奉若之
豈可忘其本負其德而忽畧之乎哉故君子終身
之工夫皆在事天地而盡其道而已矣是張子西
銘之意學者之最所當知也事天地之道如何曰
在承順于其心而不違也天地之心如何曰生而
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道無他唯以生
物為心而已觀夫造化生育之理貫徹于古今流

行于四時而頃刻之間未曾止息其生物之理無窮於此乎可見所謂天地之心也其所生之人亦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謂仁也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賦人以心性故存養於吾心性僂所以事天也譬如君授臣以職事能修舉其職事則是所以能事君也人之事天地亦然能順承其所授而不違所以事之也順承而不違之道如何曰天地能生於物然不能自成又必借人力之裁成輔相而後成之故事天地者愛育天地所生養之人物而不害是承順之之道而乃所謂仁也孔子曰斷一

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謂事天不孝也可見仁孝一理故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是行仁者所以事天地而為孝也行仁有本有序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蓋以親親為本而後及民與物其本可務而

其序不可紊夫存養於心性而愛育於人物是即行仁之事而君子所以事天地之道也

存誠 易乾文言曰閑邪存誠 中庸曰誠者天之

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朱子中庸章句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篤信竊謂誠者實理之自然

不假修為所謂天之道也誠之者用力而要誠之之謂所謂人之道也要誠之即忠信不欺之謂故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案大甲下伊尹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六經言誠始于此

忠信 論語曰主忠信 易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

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又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 真西山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言誠程子於此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 陳氏曰主

與賓對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為吾心之主 胡文定公曰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 陳選曰不欺即忠信之謂人無實心言行雖善終非聖賢之徒故立心必以是為主為本 薛文清曰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

誠意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朱子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 大學章句云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朱子曰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卻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卻又自家舍

他不得這便是自欺 邵子曰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也不可謹乎○篤信曰勿自欺是誠意之工夫自家已曉得善惡又復自家瞞昧是自欺自了如惡臭三句正形容毋自欺光景自謙者自欺之反也蓋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而令心快足是自謙也自欺與自謙是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之幾也

慎獨大學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張居正曰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是意之實與不實人不及知我心裏獨自知此處雖甚隱微卻是善惡之所由分不可不謹○篤信竊謂心中善

惡之念方動是獨知之地也欲毋自欺而自慊者須於此處慎之是誠意工夫下手用功處蓋誠意之工夫在毋自欺毋自欺則意誠矣用毋自欺之功處常在所獨知處故以慎獨為歸著之工夫慎者審善惡之幾而不苟也

正心 大學曰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朱子曰心之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或事已應過又畱在心下不能忘 林希元曰三者有一焉是所謂有所皆是為心之累而所以心不

得其正也 困知記曰詳有所二字只是說人情
 偏處蓋人之常情有多喜者有多怒者有多懼者
 有多憂者但一處偏重便常有此一物橫在胸中
 未免礙卻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
 須臾忽也 盧一誠曰誠意之後已是當喜當怒
 當懼當憂但少密察工夫○篤信竊謂四者心之
 用而不可無者也然有所偏重則心即為所累而
 喜怒憂懼不能得其正有所是有一件事在心
 裏執滯理或雖當怒卻又怒的過了橫在胸中彼
 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便是有所忿懣以下三句
 都是此意蓋人之本心未發也自是虛明平直如

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是心之本體固
 無不正之可議矣而事物之來心為之動喜怒哀憂
 懼隨感而應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懼而憂懼
 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偏重如此方得本心之正亦
 其用之不可無者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
 節者也如顏子不遷怒亦是如此

謙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大禹 易曰謙亨天道下濟

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
 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
 尊而光卑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家語子路曰設
 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

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程子曰：謙者人之至德，他卦皆有悔凶吝，唯謙卦未嘗有。薛文清曰：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言忠信行篤敬

論語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衛靈公。○朱子註云：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言其於忠信篤敬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篤信竊謂聖賢說求道之工夫，無切乎是學者之於求道，須要如此。

繫辭第九章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朱子曰：庸，平常也。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篤，信竊謂人身所為雖多，端要之，不過言行二者而已。故修身之道，須於言行上誠之敬之。

懲忿窒慾

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本義曰：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朱子曰：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窒者，遏絕之。使不行。又曰：

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 蔡節齋曰山下之澤潤上行而水漸減損之象也懲止也忿則陵物忿則溺己二者皆當損 建安丘氏曰忿怒者吾身愛惡之私皆所當損也 程子曰忿怒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又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許平仲曰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篤信謂方盛怒時慎而勿妄與簡發言安之則必有悔 ○程子曰人之為不善慾誘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者莫貴於思惟思而能窒慾 朱子曰思可

以勝慾 ○篤信謹察忿屬陽怒之發猶火之燃然故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慾者治其怒而令不發也懲之之方忍之於微則易制但於怒時先定其心氣之不平而後須見理之當否而詳處之如其心為怒所擾以不平之心處事則其所言所行不過者蓋寡矣慾屬陰慾之溺人也猶水之能溺人而不能出焉人之情易溺者無如私慾窒止其私慾而今不再萌也制之之方在窒其源窒其源則微而易克要之治二者之工夫只在克忿而堅忍而已夫忿怒者吾身愛惡之私而七情之中害己傷人者無甚於是故聖人特言之凡人之

為不善皆忿忿之所為也故學者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

遷善改過 易曰風雷益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程子曰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

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又曰知過而能

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洪覺

山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可謂大勇 朱子曰遷

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又曰改過責勇

而防患貴怯 真西山曰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

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

改之意也 呂東萊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無

如忿忿益無如遷改篤信案遷善自家既有粗是

遷之而欲至十分是處也其工夫輕改過者○書

自家之所行全不善而要改之也其工夫重○書

曰改過不吝仲虺之誥○自此子曰過則勿憚改

學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衛靈公○朱子曰自

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又曰過而能

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得不及改

悖理謂苟過而不改則其過遂成而歸於惡耳

而能改則復於無過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貢曰

小人之過也必文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 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左國語

季文子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 孟子曰古之

初學知過者中

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曰子路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公孫朱子集註曰喜其得聞

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程子曰子路人告之

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張南軒曰聞過

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

人議己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

克己其功深矣陳新安曰程子深贊子路欲韓

退之曰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

曰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

善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又

曰人之生不幸而不聞過聞過則可賢朱子曰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

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

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真西山曰過

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

速改之則無過矣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

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

貴若知其為過不冒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

惡矣○國語曰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省心

錄曰晝之所為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

子哉薛敬軒曰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

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則展轉不能

寢思有以憂其失。○篤信竊謂人心蔽固則不能知過。苟知之明則能改。是以貴能知其過也。知過而後能改之。不吝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能知其過者知也。能改其過者勇也。能改而歸無過者仁也。改過之一事而三德備矣。
寡慾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盡心 集註慾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慾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浚戒也

不遠復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繫辭下○朱子曰庶幾近道也 復之初九象曰不

遠之復以修身也 程子曰不遠而復者君子之能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朱子曰劉屏山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入道次第先生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 雙峯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絛絛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小有所差而其慊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則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之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者也人唯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為善之幾而無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于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

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于悔焉則人欲去而天理還矣此不遠之復以修身也○篤信竊謂知不善而不復行是所謂不貳過也不善即過也不遠復是就心上說過未遠而速改之所謂不遠復也無祇悔是在事上說知心之過而速改則不形於事此無祇悔也元吉即從無祇悔得之有不善未嘗不知非至明不能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非至健不能致其決也故唯顏子能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勉焉

禮樂 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左傳不讓則不和左傳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雷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繇順正以行其義又曰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疏意曰斯須暫時也致則窮極其理平易正直慈愛純良總言其和也朱子曰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字則無可疑又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親切真當佩服薛文清曰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篤信竊謂君子以禮樂治身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恭敬之心禮之本也威儀擗節禮之文也和樂之心樂之本也歌舞八音樂之文也無本則不立無文則不行然則此所謂禮樂者兼本末而云歟

公 程子曰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又云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有人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劉行簡曰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惟有一言曰公而已矣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論語 朱子曰絕無之

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
 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
 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
 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又曰
 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 熊氏曰意是私意
 方起我是私意已成 盧氏曰意必固我只是一
 箇私心但以前事後觀之則有四箇名目 張
 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篤信竊謂
 聖人無私自無四者之累在學者須要去得盡

不愧屋漏

大雅抑篇

朱子曰屋漏室西北隅也又曰是

深密之地光所漏入也

四書備考曰不愧屋漏猶曰不愧於室

陳

北溪曰屋漏人不至之地須是戒慎方無愧怍君
 子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中庸曰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程子曰學
 自不欺闇室始 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
 衾 薛文清曰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
 得而見之可也

悔 武王席右銘曰無行可悔 賈誼曰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也 程子曰罪己責躬不可無亦不
 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薛文清曰蓋常留在心作
 悔則心體為所累而不能舒泰也又曰有悔思有
 以補其過則無悔矣○篤信竊謂悔者有過失而

自_言正_各之謂是將趨善之機也人知過而有悔則可改過而遷善故人苟有過則不可無悔無悔則不能改過然作事能慎于始熟思審處則庶乎寡過是所以無行可悔也故人之言行能慎于始則無悔於終

動心忍性 孟子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朱子曰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又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篤信竊謂動心者謂發

起於良心也與四十不動心語意自不同忍性者謂不縱於耳目口體生質之情欲也蓋人心多蔽于宴安惟窮則思思則良心竦然而動矣人性多縱於逸豫惟困則憂憂則情欲氣質淡然而忍矣如是磨練人情閱歷世故則聞見倍廣知慧倍生才能不覺其日益此皆由窮困而得之是居困厄處逆境之益也學者之處患難困厄也動心忍性進德長智之地不可空放過

知言養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孫公

集註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篤信竊案集註所謂盛大言其體之至大而無外流行言其用之

至剛而不息也。即孟子下文所謂與至大至剛同。吾氣即天地之氣而所以充滿其身者也。苟失其養則餒乏而不充乎體。大凡人之所以動其心者有二：一為在理不明與氣不充而已。蓋理不明則心有所疑不能不動矣。氣不充則心有所懼亦不能不動矣。故知言則其智足以明道義，養氣則其氣足以配道義而心自然不動。且人之氣常舒暢則剛強而足有為矣，屈縮則衰弱而不足有為矣。然則人當要養氣。

氣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

仁。衛靈公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孟子滕文公下

集註曰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念輕。○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又曰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

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馬援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後漢書 遜志齋曰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

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禮義也

自省 論語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里仁○集註曰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篤信竊謂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亦此意蓋其善者從之可為師見其不善者則反身改之足以為資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周武王鑑銘曰見爾前

慮爾後真西山曰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

一心有所明亦有所蔽患常伏於照察所不及過

常生於意慮所不周故雖聖人慄乎隱憂 朱子

曰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程

子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篤信曰

靜而不省則不能察其心之存否動而不省則不

能辨其理之當否省之義大乎哉

儉約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儉非纖費乃朴實懇誠之謂 又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 仁里 朱子曰凡人須要檢束令

入規矩準繩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 篤信謹案約與放相反蓋

人言行有過失者皆由放肆也約之一字真為守身之寶以此制情以此制用 ○易節象

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程

傳曰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

傷財害民矣 程子曰人情縱放肆則日就曠蕩

自檢束則日就規矩。管子曰：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司馬溫公訓儉文曰：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又曰：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譬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屨。譚子曰：夫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篤信嘗著尚儉論曰：儉約者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非儉約則不能守身保家，厚親教之治國安民。故自天子以至庶人，不可不行之。何也？儉約則用之有節制，而財恒豐矣。財之豐歉是家之盛衰，民之休戚，俗之貪廉，兵之強弱，世之治亂，繫焉。不可忽。諸古昔聖賢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皆自俸以儉約，而後取財於民也。薄施惠於人也厚矣。是以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量入，以為出，每歲所入均折為四，而用其三，每年餘其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所謂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也。是古

人制財用之道而萬世不可易之良法也苟循守此法則天下之人家富財足可以助廉養德賑貧窮行禮義豈亦有貪求侵奪之患乎衆人之情好奢靡惡儉朴是以世變之所趨大抵自儉而奢自簡質而華飾凡飲食衣服居室以至器用之末莫不然且太平日久則人情驕怠而不知艱難是以奢侈淫泆之風俗日盛月昌是人情時變之所致而人欲之使然也蓋人欲無窮財產有限以有限財產而徇無窮人欲苟不節之以制度則必傷財財傷則用不足其未必至於不顧禮義不知廉耻貪利害民其弊不可枚舉又豈可敢得賙窮賑貧

養老恤孤乎故財用竭盡則不足于自奉何有餘于施人乎夫禮義廉恥生於富足貪污侵奪起於貧困富足生於儉約貧困起於奢侈是以君子常以反約還朴為務而不畏愚人之誹笑獨行其志而已矣愚人不知此理以儉約為鄙吝極口為譏謂是所謂君子之所為小人誠不知也曾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古昔齊國之俗奢侈之甚晏子矯之以弊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張莊簡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以率子孫是皆可以為法也近世時俗尤為奢靡而用度無節是以志淫好辟流蕩忘反習慣不察不從俗浮湛與時俯仰者

鮮矣。雖至於貧困窮苦，然不知自儉，可勝歎哉。方此時，君子雖不能禁，豈敢忍隨俗助非乎？必不可無守己，勵人之工夫。易小過象曰：用過乎儉，言用度常過乎儉，則反得中也。苟有志之士，當自俸儉薄而矯勵於時俗之昏迷，不可徒畏愚者之誹笑而隨時世之俗習，是得小過之義也。

進德修業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篤信竊謂：進德者，體之所以立也；居業者，用之所以行也。學以忠信為主，是進德之事；敏事慎言，是修業之事。

存養省察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真西山曰：學問之道有三：存養也、省察也、克治也。三者不容有缺也。

○篤信案：程朱之前無存養省察之名。存養二字，二程子始言之，是本乎孟子存心養性之言。省察一字，出于楚辭九章。朱子取之為動時工夫之名。存養是存心養性，而常常順天理之事。中庸所謂戒慎恐懼，即是存養工夫。自至靜之中至應事接物之時，皆須用此工夫。貫動靜通無事有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也。是平生之工夫。戒慎恐懼，便是

敬所謂畏字之意故註亦以敬畏釋之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便是也省察是一念初動之時中心幾微之際惟非天理則人欲不可不審是以省察其理與欲而不放過也克治是既省察了後知其為人欲則須克治之省察克治二者乃中庸所謂慎獨之事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也存養者如平日飲食攝養也省察者如診脈察症而知病之所在也克治者如服藥去病也朱子曰敬只是養底功夫克己是去病亦此意凡此三者其功不可闕中庸此兩節自修之工夫日用之心法為極精密學者所當用心也

去人欲存天理 朱子曰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 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蟬之詩註程子曰命正理也 薛文清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篤信案天理人欲之說本出于樂記學者平生守心之工夫全在此二端是克己復禮之事也中庸戒懼慎獨工夫亦是而已或曰去人欲則天理

自存不要兩層工夫非也既去人欲又須加存
天理之工夫天理雖人心固有然不操而存之則
亡是儒佛之所由分譬諸雖病病既去亦不可不
加調養之功如舜去四凶而後舉十六相克己而
後又復禮是朱子晚年之定說也

主靜

周子曰主靜立人極

本註曰無欲故靜

真西山曰

要人靜定其心自做主宰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
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
原定又曰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
處又曰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
理漸次分明 朱子答張元德書曰明道教人靜

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
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
做一件工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
通貫動靜自無閒斷不須如此分別也 薛文清
曰學以靜為本又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溼而應
事有力 〇篤信竊謂靜坐之說自二程子始孔孟
未嘗說蓋初學之時思慮煩擾心志難定故暫令
之收拾此心耳是應病之藥蓋靜是動之本動是
靜之發故先靜而後動則心有定主其應事也有
力而不亂伊川易傳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
意此非偏靜而似坐禪入定之法若將靜坐別為

一件之工夫則與坐禪何異不如用敬之無弊也
 養生 太公金匱曰日慎一日壽終無殃 沈氏曰
 多慾則傷生 王昭素曰養身莫若寡慾 莊子
 說庖丁之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
 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
 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恢恢大貌 莊子曰能尊生
 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嵇
 康養生論曰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
 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華佗謂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
 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
 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
 求難老 張文潛藥戒曰天下之理其初有甚快
 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
 於快吾心 善誘文曰快心事過必為殃又曰一
 時快意事過傷身 伊川曰吾以忘生徇慾為深
 恥 邵子曰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又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
 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刺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
 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西疇常言曰節食則無疾
 擇言則無禍禍之生匪降自天皆自其口○張來
 曰食少即藏氣流通而少疾 古語曰常作病想

初學知要卷中

又曰安樂常思病苦時 焦弱侯曰今人十二時
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
不為疾邪○篤信曰養生之術不用多言只是節
飲食寡嗜慾正七情防六氣平心和氣寡言省事
慎起居時動靜如此而已

樂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子曰知者樂仁者壽

維也又曰仁者不憂 罕子又曰樂以忘憂 述而樂記曰君

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

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篤信竊謂耳目口體之所欲各有當然之則所

謂道也其所欲合道則皆足以為樂苟循耳目口體之所欲而失其道則惑亂而不能樂也中庸

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

富貴素乎貧賤行乎貧賤素乎夷狄行乎夷狄素

乎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得言足乎已

春秋繫露曰天之生人也利以養其體義以養

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

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

義 利者謂衣食之類 程子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又曰

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又曰

學者不可拘迫拘迫則難久 司馬溫公曰傳曰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學罷倦必

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 東坡曰君子

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不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篤信曰尤物，謂酒食貨財之類。

方孝孺曰：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白居易醉吟先生傳云：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文苑英華度州食堂記云：處廣廈宜念巢居露寢者，食兼味宜念餽口甌塵者，夏清涼宜念曝日而耕者，冬溫煖宜念卒歲無衣者。省心錄曰：知足則樂，務貪必憂。許魯齋曰：安處善樂，循理世間安樂無如此者。遜志齋曰：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論語曾點言志，集註云：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天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所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朱子曰：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伊川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陳茂卿曰：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篤信曰：學者因當勉強而不懈，又須寬舒心志。

初學

愛養精神如此則無局促之態而有從容之象一
者當並行而不相悖此君子一張一弛之道也竊
謂君子之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居常處變從容
洒落故雖入貧賤患難之中不能改其樂又況於
富貴順適之時乎是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也蓋君子之心固有本然之樂而無一物之累然
後萬物皆可以為樂是非待夫物而後為樂物至
乎前而皆足以資吾樂也內焉則詩書禮樂飲食
衣服外焉則山水風月花木蟲魚亦皆可以資其
樂顧所資其樂無窮而其所樂亦無盡是豈可不
自得乎君子之所樂如此則豈又知手舞之足之

蹈之哉

知命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程子曰知

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

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

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

斯所以徒喪所守為小人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憲問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集註曰命稟於有生之初非

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孟子曰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集註云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

修身以俟之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

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荀子

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程子曰人之
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
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
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胡氏曰在
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修其在己者而聽之在天
胡文恭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
時無爲造物所嗤 袁采曰富貴自有定分奔趨
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人
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
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
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 莊子
曰得而不喜失而不愛知分之無常也 〇篤信竊
謂學者之於患難只以義處置了而後須放下是
盡人事而後委天命也學者須守處置放下之二
事此外復何思何憂乎

初學知要卷之中

終



